“最严格环保制度”破解积弊还看执行力

秦丹

新民时论

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，深入实施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，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。

当下的中国，理应把环境保护提到建立国家环境安全屏障的高度，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。这种选择，以及制度层面的“顶层设计”，透露出国家意志改变环境状况的决心。今年以来，生态文明领域的文件连续出台，5月和9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先后出台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和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，将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化、制度化，受到广泛的关注。但是，最严环保制度能否顺利落地，公众却仍有疑虑。环保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，让公众看到了这项政策的“力道”和“善意”，如何避免地方干预监测数据，这一责任追究制度，或是一剂“良药”。

环保监测垂直管理，意味着环保“国家队”的公信力将大幅显现，曾经与地方经济发展高度勾连的环境污染现象将大幅减少。个别地方的某些部门不再敢做污染经济的“保护伞”，出于对政绩评价的考虑，或会出现与污染经济“势不两立”的情况。以往，环保工作的难点、弱点问题都在县一级。以后，县一级的环保工作将出亮点，成重点。在立法跟进的情况下，环保力量将覆盖对大气、水、土壤等的精细化保护。在带领群众奔小康的路上，基层干部如何保护当地的空气质量、水质等，将成为群众评议的重点内容。

“我们既要绿水青山，也要金山银山。宁要绿水青山，不要金山银山，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”习近平同志曾如是说，这也代表了群众的心声。“看得见山水，记得住乡愁”，这是一种伦理情感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文化寻根。环保不是一个个的硬指标，而是切切实实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。

在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的基础上，上收环境质量国控点监测事权，厘清在环保问题上企业的主体责任、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、上级部门的监察责任，这些制度设计，实为破解环保积弊的务实之策。地方领导干部需学会重新定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要改变过去的环保工作行政习惯，在种种考量面前，需要一种“壮士断腕”的决心，才可能真正让“最严环保制度”落地生效。另外，对环保方面的政绩，也需要推行新的核算方式，运用法律、行政、经济等多种手段，让生态文明落地生根。

如何保护环境执法的效力？在发达国家，环保警察或生态警察依赖于完备的制度设计和各种有力的武器装备，保证了执法的权威性。我国的最严环保制度，还有待出台相关配套措施。但是，环保部门的管理半径毕竟有限，因此发动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非常重要。在环保方面如果能激发起公众的“主人翁”意识，无论对减少环境破坏还是对积极保护环境，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。提升公民及社会企业的环保觉悟，是成功的顶层设计和优良的制度设计之目标。当国家意志强调“五位一体”，不再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独立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等的单独问题，而是与之关联在一起，这种认识上的重大转变，决定了“十三五”期间我们的社会和经济、文化等的建设方向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是其中必有之义，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将赋予我们一种全新的生活。建立在国家意志之上的顶层设计，将以制度的方式，保证我们的环境生活质量，以及未来发展的自由。

贯彻五中全会精神

亲信悖论

任大刚

结舌者言

只要存在管理，“亲信”似乎就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

前段时间落马的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原局长李俊夫，为贪腐方便，通过全面揽权、扶植亲信、排除异己，逐步形成腐败“小圈子”。经李俊夫授意，管招标的、管设计的、管工程建设的几个关键部门领导全部投身于为工程承包商提供“贴身服务”，李俊夫彻彻底底地把“公家”变成“私家”。

一些公司同样存在类似现象。比如网上有个新人询问专家：我们是一家私营企业，本人新入职人力资源岗位，主要负责社保这一块。单位实行按级别确定基本工资和社保缴纳基数，但有一位员工，因其是领导亲信，私下对我说要按更高的级别实行，且说这得到了大老板的同意，不用声张。我无法核实情况的真实性，就直接向上级反映，得到的答复是按制度办事，这位亲信员工因此怒斥我，要我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办，并说责任由其承担。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今后遇到此类事情，怎么处理呢？

前者是培植亲信，后者是亲信发威，都给政府、公司管理带来不少麻烦。韩非子对此很感无奈，他说，作乱的奸臣，必定手握权势；而手握权势的人，一定是君主非常宠爱信任的人。这种人就像“坚硬”和“白色”不能离开花岗岩之类的石头而独立存在一样，不能离开君主而存在。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名分的普通人，想要把君主和他所宠爱信任的权臣分开，就跟劝说右腿同意锯掉左腿一样，是办不到的。放任这种情况，君主一定会被亲信所害，而主张仍然不会实施。

因此韩非子主张对亲信不可手软，甚至亲信的头颅也可借来一用，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：

晋文公为了让人帮他打仗，把自己吃的美味遍赐大臣，杀一头牛也要分给全国民众，一年之中出产的布匹都给士兵做衣服，降低赋税，放宽刑罚，老百姓丢了东西就亲自派人去破案……

但晋国的国卿，也是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却认为，即使这样，人家也不愿帮你打仗，原因在于：“打仗是要死人的，让人打仗等于要杀人家。民众追随你，是为了顺顺当当活着，但你却违背他们的意愿，要他们死，所以做得再多，民众也不会跟从您。”

晋文公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狐偃说：“要让他们不得不去打仗，就应该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。”那么怎样才算做到“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”呢？狐偃认为应该刑罚不避亲贵，法律施于所宠爱的人。晋文公觉得有道理。

第二天，晋文公下令在圃陆打猎，规定中午必须到达，迟到者按军法处置。偏偏晋文公宠信的颠颉迟到了，执法官请君主定罪，晋文公掉着眼泪，很是犯愁。

最终，执法官还是腰斩了颠颉，向百姓巡回展示尸体，用来表明有法必依的决心。百姓见了都非常害怕，纷纷表示，国君那么宠信的颠颉尚且按法治罪，我们不听号令，只会更加无情。晋文公见百姓听从号令，于是起兵，先后建立八项功业。所以能如此，无他，只是听从了狐偃的主张，借用了颠颉的脊梁。

从管理角度来说，为了增强执行力，君主或上级需要亲信，但亲信也有自己的利益算计，一旦越出边界，对管理的破坏更大。这是悖论。亲信获得了额外好处，但必要时，韩非子认为必须让他们率先献出人头。

要绕过亲信悖论，要的不是韩非子的“法制”，而是“法治”。是一切事务均依法律法规办理，而不应仅仅把法律法规当成统治术之一种。

环保不能光吹概念

朱绩崧

北窗絮语

傍晚出门吃饭，遇到邮递员送报。他知道我家每天大大小小好几份报纸塞满信箱，就问我：“2016年的报纸，你订了吗？”“说实话，我真是不想订了——每个月都要整理废报纸，搬到弄堂口卖掉，烦！”“别啊，报纸还是要订的。你可以叫人上门收废品啊，听说app都有了呢！你去找找。”说着，他指点我看今日报上一则评论。

他这么一说，我上了地铁，还真到苹果应用商店搜了搜。今年8月10日，就有一款推出，叫“回收哥”。那时大约是“互联网+”概念越炒越热火之际，于是来了这么一个“互联网+废品回收”。据说，开发商希望通过互联网思维，把城市居民线上预约和从业人员线下回收紧密结合起来，从而为这个看似边缘但又不可或缺的行业拓宽生存空间。

之所以说不可或缺，不仅是市民需要处理日常垃圾，更因为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，倡导绿色概念的社会离不开垃圾分类基础之上的物料循环利用。这是兼顾“小家”、“大家”可持续发展的事业，攸关子孙万代，轻慢不得。要知道，尽管“环保”二字在不少人嘴上已升格为“主义”，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，我国的可循环垃圾回收率比较低，这一情况长期以来都是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中的核心难点。

一个季节过去了，“回收哥”的回收业绩如何？下载这个应用之前，我特意扫了评价。苹果体系的满分是5星，“回收哥”仅得1.5星。8月18日升级后，再没有更新过。其间，苹果操作系统升级到了9.0版。细看评论，多数都是1星的最差评价，反映三类情况：一是应用无法注册，二是应用无法联网使用，这些是软件开发的硬伤，“后台还没做好，就上线了吗？”一位用户愤愤地留言。第三类是针对回收价格的：“苹果手机回收价2元，啧啧，我也是醉了。”最终，毫无悬念地，我没有下载。有趣的是，网上稍加搜索，竟有媒体近期对此物大加褒扬。那位作者大概不像我这样，有实地考察再下结论的习惯。

牛皮可以靠吹，但环境要清洁优美，光吹是不行的。还是今年夏天，某银行的员工冒着酷暑来我住的小区摆摊办业务。当时吸引了不少阿姨爷叔，因为开通银行推广的这种借记卡，设定自动扣款支付公用事业费，就能按固定比例1%得到现金返还。与借记卡配套的积分小卡，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基础上，积累“绿色积分”，在官网上兑换各类礼品。同样的一个季节过去，我核对了这张借记卡的交易流水，返现并没有达到传说中的1%，而所谓回馈环保行动的“绿色积分”更是不知到何处领取。起初，我就持怀疑态度：如果按银行的说法，是在小区安装设备，打卡积分，却没有专门人员负责检验，那谁都可以去积这个分。完全沦为“阳光普照奖”，岂能真正促进环保？

当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向创新驱动转型。与此同时，全社会对环保也越来越重视。创新与环保结合，是预料之中的好事。但不能仅停留在开发概念的层面，必须把触角有力地伸向现实，去鼓励每一个人充分利用互联网，积极为环保行动起来。否则，只会虚耗大众对环保概念的满腔热情，令他们最终失望而归，把未来真正能落地运转的“回收哥”、“绿色积分”当作“狼来了”。

新静安愿景

姜泓冰

拾字街头

静安+闸北=新的静安区。

两区合并的消息终于在几天前尘埃落定。或许是因为有过合并传闻期过于纷扰热闹的揣测与娱乐，这一次，坊间网上，并没有滋生什么新的段子。人们开始以平静的、乐见其成的心态，瞻望合并之后，可能有的种种福利。比如“小的是好的”静安，从此有了继续发展的纵深空间。比如闸北的学生有了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。

这并不是近年来上海城市区划的第一次调整。此前，黄浦区相继与南市、卢湾合并，南汇加入浦东新区，原本属于宝山区的长兴和横沙岛被划归崇明县——近15年间，上海正以比较小心稳妥的节奏，一点点完成着新发展阶段里不可避免的城区腾挪和归并。

在黄浦卢湾合并、南汇加入浦东成就超级大区之后，面积只有7.62平方公里的静安区，成了独一无二的袖珍区，关于它与周边城区归并的猜测，断断续续，一直没有停歇过。应该说，合并是事在必然，静安的市民对此也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。

但有意思的是，这一次的两区归并，激起的调侃乃至激动议论，似乎比以前哪一次都多都大。闸北和静安两区具有代表性的地点，从静安寺、恒隆广场到火车站、彭浦新村，都成了段子手们编段子的对象。

按照市委书记韩正的说法，闸北和静安的合并，是“强强联合”：一个小而精，另一个大而强。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，人们大体都看得出合并的好处，比如可以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，减少区际割裂和管理壁垒；可以更好地统筹配置资源、打通血脉、规划功能布局、发展产业。

激发起满城调侃、段子刷屏的动因，除了现实利益的计较，更在于文化差异。这是第一次传统意义上的“上只角”和“下只角”区域混合。当年黄浦与南市的合并，虽然也有“高洋上”和“老城厢”的差别，但两区原本就同在黄浦江边，地界交错，文化互渗。静安与闸北所隔，是在上海文化中有某种文化界河意义的苏州河。虽然也有中共二大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上海地下组织等革命纪念地旧址，但说起静安，人们还爱提百乐门、十里洋场、石库门、梅龙镇和恒隆广场。说起闸北的历史记忆，则是滚地龙、四行仓库、日军入侵、民族工业，联系着铁与血，是粗枝大叶、爱憎分明的，不“静”也不“安”。所以，一想到“静安区彭浦新村”，很多久居上海的市民都不免觉得怪异、别扭。

旁观者说闸北是“吊丝逆袭”、“入赘白富美”，闸北人虽然也指望着房价能因更名而涨、孩子能进更好学校，但在文化心理上，恐怕也并不买账。毕竟，上海五光十色的丰厚历史中间，“闸北”也曾是浓墨重彩之地，有自己的风格与故事，如今结束，总觉得像是少了一块拼图，让人心里空落落的。

但，这正是飞速发展的上海的必然。传统的上只角、下只角之隔，早已日见其淡，当“三湾一弄”变成中远两湾城，当南汇人开始习惯“我侬浦东”和家门口的迪士尼，当闸北逐渐成为静安，上海已走在文化嬗变的关节点上。郑重作别旧日，珍视血脉延续，合力营造今天与明天才是真格。新静安，愿你成为下一代上海人心里美好而丰厚的文化记忆。